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三十八回 投宿黃昏縱談前日事 裙衩青眼結識少年郎

卻說曹、寇二生正要起身，聽的叫門聲甚急，鬱海棠忙忙催促說：「你們只管從北門快走，有什麼饑寒等我自擋便了。」二人也顧不的答言，公子扳鞍上馬，曹爺緊緊相隨，似箭如飛，出了園門，向北小路去了。鬱氏閉了門，與杏花來至南角門內，且不放開，貼住細聽是什麼緣故。原來是邊媽媽被蠍子咬了大腿，他老頭子摸不著火鐮，前來打門要火。海棠、杏花聽了，放下心來，遂進房找了一包兒銀朱，點了一支香火，這才開門，與他說：「你拿去用雞蛋清調敷，立時便止疼痛。」邊老兒接過銀朱、香火，回身而去。杏花關了角門，一同進房假寐去了。

且說文豹、雲龍別了海棠，竟奔江北而來。

雲龍扮作村莊女，曹文豹草帽芒鞋青布衫。一路充作兄送妹，後邊跟定手提鞭。夜晚正路忙忙走，白晝穿禾慢繞灣。剛剛離的仁和遠，來至江邊催上船。二人這才心稍定，坐在艙中不露顏。這回書，文豹雲龍行水路，再表佳人高夢鸞。尼庵養好能行馬，過了二十正八天。酬謝尼姑登途路，主僕兩打馬加鞭奔嶺南。那時正是夏季景，禾苗蔥翠滿莊田。秧田處處垂青穗，野草鮮花紫配藍。紅橋日暖堆銀浪。綠樹陰濃遮碧天。枝頭鳥啼千般韻，林內蟬鳴似管弦。蛙鳴淺水聲聒耳，殘蝶尋香翅慢扇。蓮葉浮波如兩蓋，芙蓉映水色鮮妍。涼亭水閣珠簾啟，避暑佳人倚畫欄。見了些遊人會友鬆棚下，謳歌笑飲列杯盤。走了些高高矮矮不平路，野店荒村水共山。偏遇著三伏酷暑天炎熱，烈日如蒸行路難。小姐心急因思父，恨不能足下生雲到嶺南。衝風冒雨全不顧，急急頓響緊加鞭。那日到了蘇州界，錯過宿頭黑了天。青梅說：「今夜卻到何處去?只好荒郊打野盤。」佳人不語抬頭看，但只見好似個人家在正南。這小姐用鞭一指說：「你看，咱們何不奔那邊?」說畢一齊催坐騎，不多一時到面前。

到得跟前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座破廟。山門半倒，牆壁坍塌，十分敗落。小姐說：「只好在此權住一宵罷了。」遂下馬牽進廟來。只見院中荒草有一人多高，路邊兩株大樹。主僕將馬拴上，走進殿中，打火一照，上面供的是玄天上帝。小姐連忙拜禱：「乞上帝垂憐，保佑弟子一路平安，父女重逢，日後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青梅拂拭了灰塵，解下被套，掩上閤扇。青梅說：「常聽那人講古蹟的說，陳宅古廟之中，都有妖怪居住，萬一跑出個來來，卻怎麼好?」小姐說：「不怕，如今世上母妖妖怪甚多，迷的都是無志行的男子，咱們又不是男子，可他怕他個什麼?」青梅說：「咱們現是男妝，人見了還辨不出個青紅皂白，何況是個畜類?他要錯認了呢?」小姐說：「邪不能勝正，且把寶劍出鞘，放在身旁，管保無事。」當下主僕二人倒在行李之上，兩身相倚，朦朧睡去。

這小姐似睡不睡剛合眼，一點魂靈入夢中。只聽殿外一聲響，佳人閃目看分明：芻空弔下一隻虎，四爪牢拴體受繩。但見他毛長三寸如墨染，爪似銅鉤目似燈。躺在地下難動轉，望著小姐吼連聲。不住點頭如乞命，夢裡的佳人善念生。走至院中黑虎側，忙伸玉腕把繩鬆。獸王得便翻身巧，一聲大吼便騰空。不亞如地震山崩一聲響，高小姐驚醒南柯把眼睜。聽了聽萬籟無聲都靜悄，只有些草蟲低叫與蛩鳴。這小姐低聲慢把丫鬟叫，青梅女猛然驚醒問連聲。楞楞怔怔呼小姐：「莫非真是有妖精?」小姐回說：「休胡講，只為方才夢境凶。」這般如此說一遍，小青梅參想多時把小姐稱。「姑娘此夢真奇怪，莫不是何方遭難困英雄?」小姐說：「龍君虎將文為豹，卻不知警教奴家甚甚情。」青梅說：「未來之事人難解，將來驗後自然明。」主僕說話東方亮，扶桑捧出太陽星。他二人拜別真武出大殿，雙雙跨上馬鞍行。逢有問路迤邐走，再說文豹與雲龍。那天船至蘇州界，離舟上陸奔途程。這日到了昭文縣，曹爺一事上眉峰。含春啟齒呼賢弟：「何不順路看良朋?東關偏此一箭遠，孤村裡面有門庭。衛兄為人多義氣，自從別後掛心情。趁这天黑到那裡，盤桓一夜再登程。」公子馬上無言語，思忖多時叫長兄。

「哥哥，良朋契友，看望看望卻也使得。但只一件，你我如今身邊有事，小弟又是這樣妝束，愧於見人；再者人心難測，萬一走漏風聲，豈不是自招其禍?若依小弟，不去倒也罷了。」曹爺不待說完，心中不悅，把臉一沈，說：「賢弟你如今怎麼學的這樣多疑?你我都一樣的朋友，我這等待你，難道人家就有別樣心待咱不成?咱們是大丈夫，心口如一才是。賢弟，以後不可如此料人。」幾句話，說的公子閉口無言，只得依他，回到孤村。

那天就有黃昏的時候，只見坐北朝南一個小小的黑門八字牆，這門兒半開半掩。曹爺向前呼喚，裡面答應：「是誰叫門?」衛秀才走將出來。曹爺一見，心中甚喜。說：「長兄別來未久，連小弟的聲音也不懂的了麼?」衛秀才叫聲：「哎呀，原來是賢弟到了!這些時想殺劣兄了!這邊姑娘想是令親妹妹，娘子快來迎接。請進，請進!」曹爺笑道：「這也是敝友，不敢勞動尊嫂。」說著，一同走進。衛秀才的娘子巫氏聽得呼喚，帶著十三歲的小姑迎至院中。見廠曹爺親熱，叔叔長兄兄弟短，彼此見禮，說：「這位娘子想是嬌嬌，請那屋裡坐，吃茶去。」公子滿面通紅，甚覺不安。曹爺說：「嫂嫂、妹妹自請方便，這敝友因有急事，改妝避難，路從此過，看看兄嫂，借宿一夜，自此就要遠走高飛了。」巫氏聞言，與那小女子連忙退出。站在窗外，聽他們說些甚麼。

當下衛秀才就問：「此兄貴姓大名，所為何事?知心好友，請道其詳。」曹爺說：「若非好友，也不來此投宿了。」遂把從前之事，句句不留，盡情實告。秀才聽了，忽驚忽喜，點頭贊歎連聲，道：「賢弟為友這片俠心義膽，慢說今人不及，即上古之事亦所罕見，可敬，可敬!閒話少敘，二位賢弟想必餓了，娘子快些殺雞打餅，作些水飯，我到關中打酒買果，回來好與二位賢弟痛飲談心。」巫氏接言道：「那關裡的酒薄，不堪入口，莫如多走幾步，到城中天香館沽一瓶透瓶香來，與二位賢弟吃，豈不是好?」公子連忙攔阻道：「雞餅水飯，足可充饑，天色又黑，何必又勞衛兄貴步?不消買酒了。」曹爺說：「穿籬美菜，豈可無酒?愚兄三日無酒，便覺精神不爽。這些時冒險耽驚，何嘗得個痛飲，今與衛兄久別相會，如其無酒，何以敘離別之思?」衛秀才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弟快人快語，待我前去便了。」說畢提了酒瓶，閉門出來。

剛要邁步，巫氏向前拉了一把，低低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?」衛秀才說：「這倒可笑，你沒聽見麼?我買酒去。」巫氏說：「你每日自誇聰明，原來遇了事反糊塗了，全無深思遠慮。天天想發財，今日財送上門，你又不會使了。」衛秀才說：「那有什麼財發?」巫氏說：「你那天進城，回來說四門上都貼了仁和縣的告示，有能首報五松山逃犯兇手者，官給賞銀一百兩。如今他們現在這裡，何不借酒為名，急急府縣前首告，解到仁和縣，就是白花花一百兩到手。」衛秀才聞言大怒，低聲喝道：「你這婦人好不賢良!想當初我遭事被仁和縣扣住，衣衫典盡，盤費皆無，看看成了乞丐，多虧曹賢弟萍水相逢，挺身出救，大鬧公堂，把談知縣問住，把我開釋出來。他又與我渾身換了新衣，贈銀三十兩，親身送我回家。那時你也十分歡喜，常說此段恩德，必得報答。今日為何反要害起他來?斷乎不可!你好好關上門作飯去罷!」說著，轉身要走。婦人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「我看你去，到了大禍臨身的時候，可不要後悔!」衛秀才止步回頭，問道：「我有什麼大禍?」巫氏說：「並不是我不賢良，凡事都有個輕重遲急，天下最恩愛者莫過夫妻，榮辱相關，禍福共之，你有見不到的去處，我自然提醒一二。這明是咱的悔氣到了，我說說你，還咸哪淡的搶白，我怕送了身家?只管去罷，去罷，我不說了!」衛秀才聽他說的利害，轉過身來說：「你到要說說，我聽聽有理，我便依你。」婦人說：「論理那姓曹的待咱情義可也不錯，怎麼還好去首告他?只是他這一來，到不得不出首了。」衛秀才說：「卻是為何?」婦人說：「賞銀不賞銀的倒是小事，俗語說：鵝兒過還有個影兒。那隔壁子周大娘問我：「你們家馬嘶聲叫，是那裡的客呀?」幸虧我還有點伶機，用話支吾過去了。你想他們在此吃飯過夜，沒有個不透風的牆，好人少，壞人多，你又肯得罪人，再者誰不願現成發點財?萬一先去首告了，不怕不干連上尊駕?你秀才家知法犯法，革退了衣巾不算，只怕還問個與犯同罪。此時咱不先下手，過後有人首告了他在你家過夜，非親即友，一定他要拿了你去作眼海捕。一日拿不著跟一日，一年拿不著跟十二個月，遇著閏月的年頭兒又多跑二十九天，那時就叫親媽，我那死婆婆不能扒出墓子來救你，看你怎好?」衛秀才見他說的話句句兒受聽，由不的悚然變色，一面點著頭，哼哼道：「娘子高見，果然不錯。妻賢夫禍少，信然，信然!但只一件，想他待我之情，心中有所不忍。」婦人道：

「古人說的好，先為己而後為人，沒有捨著自己的身家為顧別人的。莫說是異姓的朋友，就是親弟親兄有了事還要各自顧各自的老婆孩子呢！那姓曹的你誇他是條好漢，我就說他是個傻子，把個好好的舉人弄去了，拋家失業，冒險耽驚，陪著個性命瞎鬧，不過落個義氣的虛名，我瞧著也算不了什麼。再者，凡事都有個合該，他們不往這裡投宿，不怕干連上咱們，就有一千銀子的賞也不肯出去首告他，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了。」那秀才越聽越想，越覺有味，說：「好聖明奶奶，說的狠是，你帶進這酒瓶子去，我去出首便了。」才然要走，婦人說：「你且別忙。那姓曹的我聽說十分精壯，若在這裡來拿，動起手來，許多不便，遭塌了傢伙也是錢。你如此這般，合作公的定下了計較，哄了他去，拿住就好了。那一個是一個書生，易如反掌。」衛秀才點頭遵令而去。

婦人掩門回房，假作拿雞煮飯之狀，在堂屋裡捆柴燒火。那小女兒見他嫂嫂追出他哥哥去說話，他也跟在後面，影在門後，把這些言語全然聽見。

這女子口中不敢一言講，站在窗外暗拈奪。點頭吁氣叫嫂嫂：「你為何凡百作事損陰德。自己陰毒還罷了，還要帶累了我哥哥。可惱哥哥無主意，十分耳軟太心活。事兒經了千千萬，都是他牝雞司晨頭裡說。巧語花言能粉飾，終要歸了他的轍。貪財負義恩報怨，也不怕得罪青天神與佛。我看二人非俗品，將來一定福不薄。可憐奴遇著這樣兄與嫂，還不知結果收圓怎麼著。我今何不將他們救，將來好解這疙疸。縱然怪他行的錯，看妹饒兄不用說。就是怎好進房把消息透，嫂嫂在此又不挪。」這女子，左右思量乾急燥，萬轉千回無奈何。忽見了蒼髯老者朝裡走，手扶竹杖態婆娑。進門叫聲大娘子：「這事今朝了不得！大相公方才走至我門兒外，猛然間跌倒牆西北下坡。口眼歪邪渾身抖，叫著不應也不說。口中只有呼吸氣，少時只怕了不得。快些找人抬他轉，怕的是遲滯工夫氣要脫。」婦人聽見這句話，故意嚎哭怪叫似風魔。

婦人拍手打掌說：「黑燈瞎火，叫我那裡去找人？」老者說：「大娘子作速著人抬了來罷，我看他甚是沉重，少時看不好了！」婦人說：「那是我個連心著己的親人，要不我合你抬去罷！」那曹文豹在房內聽的明白，心中十分後悔，不該要吃酒弄出這個事來。小豪傑心直性快，走出房來，說：「嫂嫂不要著急，待小弟背了哥哥來罷。」老者道：「很好，快走，快走！」遂一同去了。公子坐在房中甚是不安。